



非常记忆

## 最美在初秋

文/朱凌

风自远方吹来,吹在身上有着些许的凉意,立秋时节已过,这风吹在身上,都与夏日有所不同。夏天的风是热的,这样的一种热,让人受不了,仿佛天地间有一股暖流涌向身体内。可是一到了秋天,风吹在身上是凉爽的,怡人的,让人沉浸在其中,又愿意享受在其中。

初秋是从树上落下的叶子感知到的,那落叶落在了行人的身上,噢,让人不经意间道出一句,秋来了。是的,秋来了,在不经意间它就来到了人们的身边。特别是一早一晚,那份秋凉已然让人感受得到。此时推开窗户,那一阵一阵清凉的风,吹了进来,吹到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。

每年到了夏季的时候,我就盼着秋天的到来。不是有人说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而我则想说的就是,夏天过了,秋天也就来了。对于秋天,有说不清的喜欢,或许是因为温度适宜,也或许因为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,更或许是因为当年那段刻骨铭心的爱,就是始于某一年的初秋。

在我看来初秋最美。初秋的美不仅在于它没有晚秋的萧瑟,初秋的美是一种真实的美。这美表现在那丰收的农作物,还有挂满在枝头的果实,以及农人那一张张因丰收而喜悦的笑脸。大地此时也是美的,到处都是黄灿灿的感觉,让人一眼望去便心生喜悦。

秋季来临的时候,我会想起曾经与他共同度过的那个美好的秋天。虽然两个人最终没有走在一起,但是却将最美好的回忆留给了彼此,让人每每想起时,便心生暖意。我想这样一个特定的场景,注定会重复性地出现在今后岁月的每一个秋天,让人无法忘怀。

初秋的美是那种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的美,这种美似乎无法用言语去形容,它只能通过人们的视觉听觉去感受。那吹在身上有着凉意的秋风,那秋天傍晚落下的夕阳,还有在秋日夜晚轻轻敲打窗户的秋雨,都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秋天的美好。

每到秋天我都会和家人做一次远足。远足的地点并不一定非得是名胜古迹,只要是一家人在一起就好。人们常喜欢在春天的时候踏春,而我却格外喜欢在秋天的时候外出赏秋。看秋日美景,品秋天里的瓜果,观看大自然美丽的秋景。

初秋来了,美好的初秋是短暂的,它常会在不经意间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当人们感知到它的时候,它便转眼就离开了。趁着这个初秋,让我们放下手头上的事情,约上几个好友,或者是带上家人,也或是一个人外出走走,不要辜负了这美好时光。

人生絮语

## 因荷而来

文/屠凤彩

踏一地细碎的夕阳,挽一缕雨后的清风,欣然应邀,只为那一方荷塘。

远远嗅到阵阵幽香,一丝丝直透心田。放眼望去,一片绿意盎然,远处墨绿,近处碧绿,中间还夹着一些带有点嫩黄的新绿。一层层随风起伏,犹如绿浪翻滚。

纤纤的莲茎顶着团团的叶,叶片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,又像一把把小绿伞。它们亲密无间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,似乎在窃窃私语。一阵微风掠过,碧绿的大叶盘上,一滴滴晶莹剔透的小水珠珍珠似的滚来滚去,忽而东,忽而西,忽而又滚落进荷塘里消失不见,颇有些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意境。

碧波之上,满塘的荷花交相辉映,让人应接不暇。有的花瓣儿已完全绽放,粉白相间,紧紧地依偎在莲蓬边上,吐出金黄色的花蕊。有的只开了两三片花瓣,像害羞的小姑娘用手掩住自己美丽的面容。有的含苞待放,花瓣儿紧紧地合拢在一起,像睡得正香的婴儿。即使是凋零的花瓣,片片飘落在碧叶上,依然散发着淡淡的清香,依然是那般洁净,一尘不染,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。

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。”这也许是我一直偏爱荷花的原因吧。它从淤泥里面生长,身上却没有一点淤泥。一根不起眼的绿茎,把整朵花抬得稳稳当当。狂风吹过,它摇晃几下。暴雨打来,它昂头迎接。它的一生不知经历多少磨难,却依旧傲然挺立。面对风雨,它开得

更灿烂。

我痴痴地望着,目光不忍离去,完全进入了荷的高雅、圣洁的世界中。“扑通”一声,一块石子下去,惊醒了梦中的我,惊飞几只正在与荷玩耍的蜻蜓。我转身望去,是一个穿着粉色连衣裙的小姑娘,她笑着,宛如一朵盛开的荷花,几只颜色绚烂的蝴蝶从花蕊里翩翩飞起,在和小姑娘轻声细语。



俯下身来,细细观赏这漫无边际的荷。荷叶呈圆形,中间有一个小圆圈,圆圈的四周有一道道的叶脉,一直伸向荷叶的边缘。荷叶丛中还露出一个小莲蓬,嫩黄绿色的,莲蓬四周,是密密的花蕊。荷花的茎呈绿色,亭亭玉立。摸起来有些扎手。

“我吹过你吹过的风,这算不算相拥;我走过你走过的路,这算不算相逢。”悠扬的萨克斯音乐让我想起了曾经的你,你说,喜欢和我在一起,简单,快乐,没有世俗的味道。还说,每年

都在这里相约。在过去的时光里,从没有想过今生会有分离。在那个秋荷飘落的季节,你去了另一座城市,尽管两个城市的距离不算太远,可我们始终没有再见。我们各安天涯。

水面渐渐升起一层薄雾,万绿丛中三三两两的荷花时隐时现,像极了一幅渐变的水墨画,清晰中展示着美丽,模糊中渲染着平实。人生何尝不是一场薄雾中的旅行,试图看清,却清晰中总有遗憾,试图明了,却明白中总有糊涂。我在一池的碧绿中,守着心的一方寂静,任凭时光流转,在喧嚣之中,保持安然平和之心。

一寸芳草

## 在鹞落坪

文/杨钧

山松收纳时针  
流水纵深十里徘徊  
每个脚印与落叶叠加

红色,在深山隐居着苦痛与欣悦  
硝烟散尽  
一群后来者在丰碑前试着丈量  
先人生命堆栈起理想高度

大山  
托举起十月足够色彩与豁达

此刻站在鹞落坪  
忽然发现,  
多枝尖将沉重的浮云换换肩  
臂膀伤口隐藏  
多像烈士,  
一直在山中枕着青翠

仰望,一抬头庄重,目光坚硬  
叠翠处,漫山橙红  
恍然  
风过山谷,红旗猎猎